

赵丹散文



艺术家
散文



赵丹散文

艺术家散文

花 城 出 版 社

赵丹散文

出版发行：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：广东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广东惠阳印刷厂

(广东省惠州市南坛西路)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3 插页 216,000 字

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

ISBN7—5360—2779—6/I·2375

定价：1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快乐的阿丹（代序）

黄宗英

题 记

在濒临大西洋的法国名城拉罗舍尔市,每年盛夏旅游旺季,都举行国际现代艺术节,向来自五洲四洋及法国各地的人们,介绍世界闻名的音乐、舞蹈和电影艺术家。今年的第九届国际现代艺术节电影活动中,除介绍其他国家的几位导演外,重点介绍中国电影演员赵丹,选映了赵丹一生各个时期拍摄的代表作品:《十字街头》、《马路天使》、《乌鸦与麻雀》、《李时珍》、《海魂》、《林则徐》、《聂耳》、《烈火中永生》,共八部;并同时放映中国两部新片及我主演的影片《家》。我应邀前往拉罗舍尔,同行的还有赵丹的老朋友、中国电影史专家程季华同志。

这是国际上第二次专题介绍赵丹的影片了,第一次是1980年10月初在英国伦敦举办的“中国电影周”,当时映出了各类影片30部,其中有6部赵丹的故事片。赵丹在病榻上看到伦敦打来的电报和飞机运来的花篮,很兴奋。当他长眠时,小花篮里的花儿还开得正旺哩。后来,赵丹的苏格兰好友白霞女士告诉我:赵丹的影片在英国上映取得极大的成功。我噙泪笑了:“你不是

安慰我？”她立即取出一叠剪报、海报和说明书说：“看，你自己看哪！评论家写着‘赵丹无疑是世界上最佳电影演员之一’。中国人知道许多外国电影明星，而外国人才开始认识赵丹，这是不公平的，不过，毕竟有了一个好的开头。”

虽然在“文革”前，我们也拿些影片出去，但数量太少，如今，向世界广泛介绍中国优秀影片的序幕正式拉开了。

我与程季华，于6月26日离开首都北京，7月10日飞返，在短短半个月不到的时间里，亲身体会到国际朋友对中国影片和赵丹的赞赏。我们这个“双星座”代表团，在大西洋彼岸，受到特殊的重视；民间诚挚欢迎，官方礼仪有加。在滨海面对古堡的拉罗舍尔市的“母子型”影院里，有5个放映厅，每天5场次，同时间各放5部影片，自由购票前来的观众任择所好。放映中国影片的放映厅内，上座之踊跃，出乎我们的意外。这些影片，只个别对口型口译了，大多只是打字幕，有的还是临时口译。我起先想：高鼻子总还是会更喜欢看高鼻子的影片，接近些。没料到这些并非组织而来的观众，屏息静静地看咱们的影片，时而涌起会心赞叹的笑浪，映后竟常常主动地鼓起掌来。短时间，我们接受电台、电视台、各报记者的访问达9次之多。其中，举行记者招待会那天，大厅中摆的座位不够坐了，椅子后面站了几层人。主人不得不请求坐着的记者们把椅子往前拉，好容纳后边陆续进来的人群，包括拉罗舍尔热心的市民群众。夏日的古城，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。当窗外奏起了音乐，和我们“唱对台”时，听众还是住步瞩目很有兴趣地听着我们谈，并敏感地呼应着阵阵笑声。啊，人们多么想了解中国！多么热爱中国演员！在法国的各国评论界人士说：“这是中国电影之再发现。”“通过这些电影我们更了解中国。”“中国电影有它独具的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特

色。”“中国电影给了我们许多我们没有的东西。”……

此情此景，使我记起周恩来同志生前曾说过：“别小看一部影片，有时比我们做多少工作的效果还强。”……此刻哟，我又多么想告慰九天九地：中国共产党党员赵丹，而今一再奉使驾“铁盒”出国，促进文化交流，增强人民友好，功德圆满，为国争光，为国际银坛增色！

季华同志鼓励我将陆陆续续对记者的谈话顺成文字发表。我想了想，是的，出国前我就想了又想：我不是仅仅做为赵丹的未亡人出国的，也不仅是他的终身艺术莫逆。赵丹是祖国的儿子，党的战士，他的艺术成就，属于人民。真正的艺术家，永远把艺术生命看得比自然生命重要。赵丹在银幕上、在绘画上、在稿纸上留下的艺术珍品，将继续为祖国、为人类效劳。世界并不大，知音何其多；他的艺术青春是长存的。我，既然带着中国艺术家的自豪和欢喜，应邀对外国朋友一而再地介绍了赵丹；如今，以同样的基调，仅将谈了又谈的话儿，略略告我同胞。

当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北京上空腾起，我看见一圈淘气的白云，抖擞奔驰，回过头来向我招呼。嘿！这个阿丹，改不了的急性子，他催促：“别磨蹭，老伴！朋友们等着哪！”我和他一起飞到巴黎，来到拉罗舍尔古城。大家要问：“赵丹哪？”他啊，此刻，或许穿着中国医药学家李时珍的长袍，沿路采集野花小草；或许，正挽起禁烟抗英英雄林则徐的马蹄袖，在抚摸拉城城堡旁的古炮；说不定，脱掉了海魂衫，正和各方航来的水手光着膀子对着太阳神聊；兴趣来了，他会抢过街头音乐家的吉他，为大家唱一曲“郎里格朗”……总之，他在后台上装，准备进入角色的时刻，我践约来讲讲他的生平。

说来不信，讲赵丹，对我还是个难题。不止因为我们初见面时，他已经有了演过十多年话剧、电影、蹲过五年大牢的生活经历；也不仅因为我矜持于自己独立的事业，并不常常夫唱妇随，气得他常常开玩笑地要“罢免”我的“妻职”；更因为连赵丹自己也说不清他自己。每当需要他本人和观众见面的时候，他就一百个不自在，发愁、着急：“唉，我赵丹该是什么样的？赵丹该怎么走路？怎么说话？……唉……想到我只是赵丹，两只手都不知搁哪儿好……”1979年春节，在上海广播电视联欢大会上，上海的电影演员将纷纷登台表演。阿丹着急了：“不化妆上台发怵。”他找到化妆师嘀嘀咕咕，又钻进服装仓库翻箱倒柜……于是联欢大会开幕那天，中国著名电影演员白杨、秦怡等等一一献艺。掌声中，灯渐暗；追光，雪花飘舞，中国著名文学家“鲁迅先生”撑着纸伞，从远处慢慢走来。“鲁迅先生”站定之后，收起雨伞，灯亮。当观众明白是赵丹演的鲁迅，演得那么像，好一阵掌声！“鲁迅先生”望着在台上的演员们，用略带鲁迅家乡口音的语调说话，我可学不像，他意思是说：“唔，都是电影明星……你们大家好啊？……我怎么跑到电影界来了？噢，大概是因为我写了一篇‘阮玲玉之死’吧……”一共两分半钟的戏，在追光中、雪花中，鲁迅撑伞渐渐走远了，走远了，掌声雷动。啊，这两分半钟，重新燃起了他作为演员的自信，他说：“演员是通过角色向世界发言。”那么，赵丹本人？本人……这个大演员的苦恼，常人难于理解。赵丹一生忘我地生活于角色、生活于艺术；他经常遨游于创作的意境，很难分解出什么是他本人了。更何况，在他的生活中又连连发生着比戏剧还强烈的戏剧性。真的，打我认识他，嫁给他以来，就很少见过正正常的他！绝少。就说他的脑袋吧：一会儿剃成只留了一撮桃形的毛，一会儿剃成秃头，一会儿刮

去前额发，一会儿留着长发，一会儿蓄起小胡子，一会儿长髯飘飘；所以他常常扣个法兰西小帽，遮住他那在生活中显得滑稽的怪发式。

可是，戴着法兰西小帽的赵丹又是怎么个赵丹呢？50年代，有位捷克雕塑家来中国，他要求为赵丹塑像。赵丹连续一个星期，天天戴着法兰西帽，规规矩矩坐在他对面当模特儿。当半身像塑成后，赵丹说：“走，朋友，我请你吃涮羊肉去！”雕塑家问：“你的车呢？”“市长给咱们派车！”就带着雕塑家跨上公共汽车。到了馆子里，他和服务员有说有笑，大师傅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和他对杯。他胃口好，大杯饮酒，大块夹肉，兴致勃勃。捷克雕塑家站着，一边往锅里涮羊肉，一边端详着生龙活虎的赵丹，说：“误会了，我错了。我应该敲掉已经塑成的那座雕像，重来一个。那不是你，太一本正经了，不是你……我应该敲掉重来。”以后，在中国十年悲剧中，这座雕像果然被迫敲掉了。我安慰他说：“反正雕塑家自己也说那不是你。”可是我的阿丹，你究竟是怎样的？我能说得清吗？我试试，试试。我只讲讲他的性格个性，而赵丹在中国电影、戏剧、绘画方面的成就和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中的地位，由我国的艺术专家去论述吧！

赵丹，生于1915年，终年65岁。上小学时，就登台公演魔术、双簧、话剧，他还爱唱京戏，喜欢拉开嗓门唱铜锤花脸。阿丹的父亲，为满足儿子爱演戏的兴趣，开了一片戏院，常常聘请戏曲名角和进步新文艺工作者来小城演出。阿丹和他的同学小伙伴们，看见进步剧团演什么，他们也演什么。那时候，中国左翼戏剧运动的大人们演出过的普罗戏剧、爱国抗日和反封建的戏剧，几乎都被阿丹和小伙伴组成的“小小剧社”演遍了。他从爱舞台，走向爱国阵线投入进步营垒。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

翼戏剧运动正式派赵家璧同志和“小小剧社”发生联系时，阿丹不满15岁。

阿丹童年，还练过拳术，这为他尔后做演员的灵活的形体动作打下基础。再有，他刚能拿筷子，就开始作中国画，学毛笔字，才七、八岁就在小小的古城，为新开张的店铺写斗大的毛笔字匾额；是他父亲教他的。他父亲是个退伍军官，寄情山水。阿丹中学毕业后，父亲给他学费，叫他去上海进大学学法律，又神气，又阔绰。可阿丹偷偷把这笔钱交了美术专科学校的学费。一年以后，他爸爸知道了，叹了口气，又喜爱地再掏钱把儿子的画精心装裱。上海美专的校长，就是在法国据说颇有点名气的画家刘海粟。赵丹在美专，又用功，又捣乱，多次闹学潮，跟校长干仗，到街上贴抗日标语，作爱国演说，是让学校又得意又担心的学生。他学名赵凤翱，翱翔的凤凰，正式做演员时，改名赵丹。

丹，是红的颜色；阿，是昵称。中国人结婚、过节、胜利时候，都用红色为装饰；也常以“一片丹心”称英雄，激励自己。阿丹渴望以他的赤子之心，为人间天上添一小片红色的云霞。在世界上，也都以红色为美，为热情，为革命，为快乐、青春、喜庆、吉祥。

在我的祖国，人们喜爱自己的艺术家，其方式不同于西方。他们没有经常把他抛起来欢呼，也没有撕掉他的衬衫，留下一角做纪念。人们只要一见到赵丹，什么忧愁都忘了，眉开眼笑地招呼他：“嘿！老赵，阿丹！赵师傅！”餐厅里客满了，厨师把他让进自己的工作间，另外为他显手艺。短程火车上，乘务员把自己的床位让给他休息，飞机上，空中姑娘会多分他两包糖。不许和乘客谈笑的电车司机，瞧见他也挤挤眼睛。小孩子要他抱。老人碰见他会年轻。十恶不赦的“四人帮”曾召开万人大会批斗他，但赵丹一出场，动一动，就是满堂大笑，一阵骚动。吓得“四人

帮”下密令：“赵丹不适合公开批斗，只能让他在关押中慢慢死去。”赵丹没有死，他满头乌发又乐呵呵回到群众中来；他至今也还活着，真的，他来到了我们中间。大家喜欢他。人们说，他身上长着刚直的骨，快乐的筋。

我认识阿丹，在1947年，我22岁，当时他32岁，是有经验的电影明星了。是他和著名导演陈鲤庭，在朋友的书桌玻璃板下边，看到我的照片，他们说：“我们找的就是这双眼睛。”他们调来我的处女作影片《追》，这部看完之后，把我从北京请到上海。（我1940年开始演戏，在北京、上海等地。）我和阿丹开始合演《幸福狂想曲》一片。他生活上放浪形骸，不修边幅，常常脚上的袜子都不是原配成对儿的，而为了一个镜头，有时和导演——他的老朋友争得面红耳赤。影片中我们是情人，可是我有点怕他。你们知道，那时中国演员就是在银幕上亲吻时，也是留有余地的，可是影片停机，在扫尾工作中，我们将分手的时候，他忽然孩子似地对我说：“我不能离开你了。我们不可能分开了。你应该是我的妻子。”于是《幸福狂想曲》变成“幸福进行曲”，我变成了他的妻子。我们家，是多子女家庭。家庭成员和亲属多半从事艺术工作，是中国最快乐的家庭之一。孩子们常说：“爸爸是妈妈最小的孩子，我们都长大了，就是爸爸老也长不大。”他和孩子们一块儿玩起来可疯哪，往往客人突然来访，会发现他披着花床单，和孩子们玩大灰狼，捉迷藏，斗蛐蛐，放鞭炮。最主要的，是他在艺术面前，永远保持着童心一片天真。

我们家特好客，常常应接不暇地来客人，人们说是经常举行“四国八方会议”哩。很荣幸地，有些法国朋友，也曾是我家座上客。不是我自我得意，我家虽不如外国明星家那么阔绰，却是少有的充满艺术欢乐气氛。钱德拉·菲立浦夫妇是我们的老

朋友，菲立浦生前偕夫人第一次来华，阿丹全程陪同他。中国观众管菲立浦叫“法国赵丹”；法国朋友称赵丹为“中国菲立浦”。他们都以多面手的活泼的演技，为国际观众所喜爱。可惜，菲立浦只30岁就亡故了。菲立浦夫人也是作家，我们都不是孤独的寡妇。我们的丈夫都还活在银幕上，活在人民心上。我们还是在各国观众读者的环绕中。

阿丹在1956年，扮演中国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时，由于祖国优美绝伦的黄山景色——大自然的召唤，重新拿起画笔，一直画到他来不及签名题款时。他于1980年6月27日被发现患胰腺癌。在他已长时期不能进食，靠输液维持生命的日子，他先是要求医生只在下午输液，上午好伏案作画。他，在上海的医院里，以一个晚期病人，强忍剧痛，忘情地画了100多幅画，分赠医生、护士、洗衣工人。当他的病已经很危险，上海市委决定把他送往首都北京，以得到更好的治疗时，他还说：“还有一位电梯工人的画，没完成，不行。”并一定要我选一张早先画好的送他。他在生命的秋天里描绘艺术的春天。记得有一位工人观众，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从四川泸州——中国名酒产地，给他邮寄来一小瓶酒，2两吧，还有一个绿瓷杯子，他当即为他画了一幅画，题曰：“无缘万金不落笔，有情杯酒画千张。”这成了他的名句。家里，他的藏画不多，在他弥留之际，最惦记的，是要举办他自己的画展。先是在上海的朋友们，去我们家里除找出他13周岁及学生时期的一些摹拟画，还有陆陆续续随摄制组拍摄外景时的写生画，为他在公园里办了个画展，观者络绎不绝，海报、新闻郎来时，他很振奋。以后又从国内国外朋友们那里借来大批的画。当展品从四面八方汇集北京时，他还让孩子把他在广西画的一幅丈五大画举到病床前。当时，他行动已极困难，翻

身或动一动都要护士或孩子们帮助。他比划了一阵，才明白他是要孩子把他的腿跷在另一只腿上，像他平常欣赏自己的画时那样，自得其乐地眯起眼，微笑着，看啊看不够，还竖起大拇指。他认为自己“字比画好，画比戏好”。实际上，是他的戏里有他的画。他常以绘画和书法的原理及素养驾驭自己的戏；或奔或走，或举手、或投足、或顾盼、或向背，画意盎然，内秀其中。而他的画里呢，有他的戏，有他的喜怒哀乐，有他的毫不掩饰的疏狂豪放与敏锐细致，又矛盾又统一的性格。

1980年11月赵丹离世后一个多月，北京举行了他的书画创作展览，展出作品200余件。画展中有日本著名艺术家松山善三、高峰秀子夫妇珍藏的赵丹书画。松山夫妇是我们家庭的至友，肝胆相照，推心置腹。在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日子里，松山夫妇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正中高悬阿丹的赠画，——红瓶中白玉兰（秀子姐曾用此为书名，写了中国之行），并到处摆着当初来中国作客时和阿丹一起拍的照。他们钟爱阿丹的艺术，以沉默的强力表示对“四人帮”迫害赵丹之严重抗议，还在一位篡权的部长到他们家作客临走时，策略地要他将一份礼物转交赵丹，说：“请转送给日本人民、国际朋友最热爱的演员——中国的大艺术家赵丹，他是10个日本著名男演员也抵不过的。”此极言竭语出于义愤和同情。后来阿丹常常含着热泪念及此事，说：“（四人帮）不敢公开弄死我，是因为我们有着许许多多国际艺术家的道义支持。”

记得是1973年春，阿丹在被单独监禁5年多之后，从“四人帮”设的冤狱中被假释出来，回家了。这一天，他又坐在他常坐的沙发上了。沙发早已旧了，破了，蒙着碎布拼的布垫，只见他笔直地坐着，眼睛发愣，喘着大气，一说话他还起立，声音

倒不小。孩子们见到爸爸这样，都躲在后楼小屋里哭，说：“爸爸完了，爸爸不可能再演戏了。”半夜里，我被赵丹的自言自语、自问自答惊醒了，我不敢打岔，不敢开灯，以为他在梦游。等他安静下来，我叫他，问：“丹，你睡着了吗？”“我醒着。”“那……，你想说话，就把我或者孩子叫醒说吧，别自己跟自己说话，怪叫人害怕。”

他说：“习惯了。我担心失去说话能力，就不能再演戏了。”唉，还演戏？什么时候他都总想演戏，演戏！！

……又一夜，我问他：“你是怎么活过来的？”

“我想戏，没人打搅我时我就想戏。齐白石的电影剧本在我脑子里已经分好镜头了。山坡下边，奔泉、溪流、短笛、牛群、牧牛的孩子们一个个站在牛背上过河，小白石……当然，我还想演鲁迅、李白，还有阿Q、黄省三……”

“我倒头一回知道你想演黄省三，是曹禺《日出》里的黄省三？”

“嗯，过去，人们多演他的可怜，我要演出他的自重。如果现在再让我演许云峰，我会比以前演得更好……”

“不许你再演监狱里的戏！”我打断他，“不许！”

“好，好。不演、不演。其实‘他们’也不会让我再露面，我现在并没有自由。”

“我知道，知道。”

第三天，他的模样、肌体都更松弛些了，像是坐在自己家里了。他入狱时孩子还小，五年半过去孩子蹿得比爸爸高了。阿丹看着孩子们的大脚大鞋，笑啊笑啊，忽然，阿丹找过一只小板凳，站上去，亲了亲当时比他只高1公分的小六。我的鼻子酸了。我的阿丹，还是当年那孩子般性格的，有着抽不掉快乐的筋的

阿丹。铁窗、单独监禁，种种威吓折磨都夺不去他的活泼泼的生命力。他在国画中，本工山水。出狱后，他画了一幅千峰万壑锁不住的瀑布清泉，题诗：“活泼泼地出山来哦，活泼泼地出山来哟！”任凭千难万阻，还是出来了，出来了。

4天过后，他被送到干校编入“劳动队”。每个月回家4天，他就几乎画个4天4宿，半夜里，墙上、门上、地上、桌上、椅子上，我和孩子们睡熟的身上都是他的画。

以后，他又被送到农村，“四人帮”命令农民“改造”他。限制他交最低的伙食费。农民心疼他。我国当时农民家庭生活并不宽裕啊，农民老伯和他的儿子，天天偷空轮流下河捕鱼捉虾钩螺蛳捉泥鳅，为他改善伙食。当“四人帮”的爪牙到农村向农民了解赵丹的表现，想找他一两条“罪状”时，在座谈会上，农民说：“我们看赵丹改造得蛮好了，用不着再改造了。让他拍两部电影给我们看看吧。”

阿丹演戏认真，排戏认真，看戏也认真；连在电视前看场球赛，他也急得浑身冒汗，恨不得钻进匣子里帮忙踢上一脚，扣上一拳。自己导演的话剧，他几乎每场在下边看。演员在台上演，他在台下使劲，若是演员该当卯上的地方，没上去，他在座位上就像挨了一棒子似的。若是演员该稳住的时候，冒了调，他把脖子缩得像胆小姑娘见了蛇。如果他要求9秒钟里幕徐徐落下，落快了，差两秒钟，散了戏，他还要重排。他对工人很客气，可是许多著名演员都被他“训”哭过。有一位漂亮的著名女演员，在演出时，有个煽炉子熬药的动作，可是女演员煽炉子时总忘不了自己的娇媚。他皱着眉头下命令：“停止排戏！你到那墙角去，把这煤球炉子给我生着，水烧开。”于是大家都停下来，等这女演员生炉子烧火。女演员累得汗淋淋，鼻子也擦黑了。阿丹一喊：

“停！”说：“你体会怎么生炉子了吗？起先你干吗抿个嘴唇，这样，美吗？丑！艺术脱离真实，就是丑！即使是抽象派艺术，也是以艺术家的真实感情做基础的。”漂亮的女演员很窘地红着眼睛笑了，抽抽嗒嗒地。她至今承认，在她的演员生涯中阿丹给予她很大的帮助。她说她情愿挨他骂，现在还常常想挨他骂……

阿丹一生得罪人不少，可是人缘又奇好。演员喜欢他。导演嘛，每次合作几乎都要和他在某个镜头的艺术处理上有所争执。有时某导演气得说：“我下次再不找你演戏了。”阿丹也回他：“下次你导的戏，说什么我也不干了。”不等下次，他们又共同迷醉于新的艺术构思中，彼此都“非他不可”了。阿丹以为：好的艺术合作，往往是欢喜冤家。又有默契，又有分歧。艺术和艺术家是最有个性的。作为综合艺术的电影制作，能掏心窝争论得起来的“欢喜冤家”也是“天作之合”。矛盾和统一是辩证的。他非常非常尊重创作友谊。他说：“没有创作友谊和默契，就没有上乘的艺术品。”他也非常非常尊重别人的艺术创作，不管是名家的还是晚辈的，中国的还是外国的，只要看了一部电影，这份儿兴奋，非多喝两盅不可！朋友们，同行们，你们可知道，我的阿丹，经常为你们的杰作干杯！

可是也有人见到赵丹，想到赵丹就吓丝丝害怕。阿丹对自己憎恶的、蔑视的人，也毫不掩饰。“四人帮”中的首恶分子——张春桥在60年代初期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时，一次春节宴会上，跑过来找正和别人干杯的赵丹碰杯，赵丹见他走到自己面前，就“啪”地放下酒杯坐了下去，扭过头，正眼也不瞧他。所以赵丹一生大起大落，不是偶然。几十年来，我伴着他，作为普通人，我们也有许多忧愁，经历过种种酷暑严霜。但是，作为艺术家，他自称是颇有奇福的。他以自己的血肉之躯，与民众一起，

溶一生之酸甜苦辣、喜怒哀乐、爱憎好恶于艺术之中。这些艺术品，拿他自己的话来说：“有许多败笔，但是是真实的，是倾注了心血的。”又曾说：“一个艺术家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都应该给人们以真，以美，以幸福。”他遗言：“愿天下都乐。”这正是他崇高的、纯洁的革命乐观主义的体现。希望朋友们能接受他的美好祝愿。

你们问：“粉碎‘四人帮’后，他为什么没演电影？”

是的，这是中国和各国观众都常常问起，挺关心的问题。

我不多说他近年来做了怎样的大量的工作，他致力于表演艺术课的教学，带年轻人。这方面的讲稿正陆续整理。电视教学片也完整保存。他热衷于绘画书法，认为更适合于寄托他那卓然不羁、不受拘束的性格。如今散见于中国民间和国际友人家中的赵丹书画，少说有数百张。他还写了两本书。还参加了许多文化外交活动和国内政务工作。临终还怀着极大热情参加了我国电影问题的讨论。

当然你们要说：他是演员，他应该演电影。是的，记得某次出国前，为印名片，办公室打电话来问：“名片上头衔印三个：一、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委员；二、全国文联委员；三、全国影协常务理事。行不行？”赵丹回答：“你忘了最重要的。”

对方：“啊！还有什么更重要的？”

赵丹：“我是个演员！首先要印上电影演员。”

你们认为我没有正面回答你们的问题吗？不。我从内心里回答：“遗憾，是艺术中最富于魅力的。他竟然留下如此深沉的遗憾。”

请允许我讲一个故事：

在中国，许多城镇都保留有文曲星雕像，不稀奇。文曲星，

类于西方的智慧之神。他手中高高地举起一枝笔，点到谁，谁就走文运，中状元，得冠军。只是，千座万座文曲星雕像给我留下印象最深、最富于艺术感染力的只有一座——我国云南省滇池畔，耸立在西山龙门峰巅的那座。不仅因为这座像是依天然巨岩雕出来的，雄浑而有力；更因为传说：雕塑此像的匠人，为之成年累月，耗尽心血，精雕细琢，当整座巨像完成，匠人最后雕到文曲星的笔头的时候，笔尖突然断了。匠人见此，口吐鲜血，投水殉艺。直到如今，这一座文曲星还是只举着笔杆，没有笔尖；唯其如此，留下了不尽的遗憾和隽永的美。

朋友，请莫为你们的阿丹最后没有留下新的影片而叹息。一个演员毕生塑造角色，而时代也塑造了他自己。他是在知心的观众热烈的掌声和更殷切的期待中，落下生命之幕的；而显示出他的第二次艺术青春的《赵丹书画遗作展览》之幕，紧接着又升起了。又紧接着，他的影片已经和必将在广阔的国际银幕上——献映，人去艺存，艺人之幸；快乐的阿丹，永远快乐。他委托我对全世界的同行和朋友表示感谢。在银幕显影时，你们会感觉到他在幕侧向你们眨眼、打招呼、问好！他悄悄地察看你们的反应，并渴望和你们干杯！

什么？你们问中国还会再产生赵丹吗？

我说……我说：中国已经产生、还会再产生十分出色的艺术家，甚至远远超过赵丹的艺术家；但中国不可能再产生赵丹。赵丹就是赵丹。赵丹一生扮演了近百个人物，人称“千面怪”、“演啥像啥”。我想，很难有人能胜任扮演赵丹。

快乐的阿丹，一绝！中国一绝，举世无双。

1981年10月，赵丹逝世周年祭前夕